

公民视点

知恩图报



半个世纪前,3个解放军官兵救了一位15岁的少年,少年过上好后日子后,苦寻几十年,找到救命恩人,和恩人成了“一家人”。

少年叫苏西利(左一),今年64岁。在西安市灞桥区洪庆街办惠西村一带开诊所几十年,周围几乎家家户户都找他看过病。苏西利右腿截肢,而流传于惠西村附近的知恩图报美谈就与这个伤腿有关。

1969年5月29日上午11时许,15岁的苏西利到父亲工作的厂区附近割草时踩到东西发生了爆炸,他的右腿被炸伤。在他失血严重要陷入昏迷时,恰逢王积玉、韩文琦、陈志华3名驻厂部队官兵路过,将他背着送往医院,苏西利保住了命,但右腿被截肢。

“我当时意识不是很清醒,能隐约记得背我的人喘得很厉害。”当时受伤严重,苏西利的记忆仅限于这些模糊的印象。

苏西利得救后自学了医学,并开了家诊所,随后娶妻生子,日子越过越幸福。然而,他心中始终有一桩心事未了,就是去找3位恩人。当时3位恩人早已离开部队,但他数十年如一日,从未放弃过寻找。

2010年,苏西利的弟媳妇在洪庆街道开了个理发店,见到每个顾客都会讲述苏西利的故事。巧的是,王积玉来理发时,双方的故事吻合了,苏西利接到通知,赶到理发店,双方讲述经历,最终相互确认。

从那以后,王积玉成了苏西利的又一名亲人。“我就比他大7岁,他非要叫我叔,让孩子们叫我爷爷。”王积玉说,苏家人都把他当亲人当长辈,过年过节上门看望成了雷打不动的事情。

当年的连长韩文琦尚健在,遗憾的是,当时的指导员陈志华已去世。苏西利赶到青海一个县城见到了恩人韩文琦,当面进行了感谢。

默默资助



这两天,退休老教师陈志凤守了15年的秘密,在浙江传媒学院悄悄传开。

2003年11月的一天下午,陈志凤到杭州公交总公司坐328路公交车。等车的间隙,她看到一个40多岁的男人,带着一个躺在婴儿车里的小孩,向路人乞讨。经过一番了解后,陈志凤得知该男子名叫张继虎,安徽阜阳人,孩子的母亲因难产去世,孩子生下来手脚有残疾。有人让他把孩子扔了,他舍不得,想着生活再艰难也要把孩子养大。张继虎说自己身体不对劲,感冒老不好,由于孩子没人照管,自己也没有办法再去打工,只能靠乞讨为生。

在确认了张继虎所说的真实性后,陈志凤决定资助这个女孩——每个月给张继虎500元,资助16年,直到孩子成人为止。但是有一个条件:不要再带孩子要饭了。

张继虎带着女儿如约回到安徽阜阳老家。不到两个月,陈志凤接到张继虎打来的电话。原来,张继虎之前以为的感冒,其实是肺癌,临走前放下这个孩子,只有把她托付给恩人。

张继虎走后,陈志凤一直坚持资助小女孩直到2011年,陈志凤体检时,被检查出了结肠癌。手术前,她请多年的老同事、学校离退休第二党支部书记金玉琴帮忙,告诉她这些年来资助小女孩的情况,承诺资助她16年,担心自己办不到了。

金玉琴为陈志凤保守了7年的秘密。今年4月9日,浙江传媒学院离退休第二党支部开展民主生活会,80多岁的金玉琴把陈志凤的这件事说了出来。

“女孩的姐姐、姐夫都是忠厚的人,但他们也确实经济困难,两个人都在打工,还要抚养4个孩子。”陈志凤叹气,“我个人的能力也有限。万一我不在了,也希望有人能接班。”

让人欣慰的是,浙江传媒学院的师生已经开始了行动。

(周有强)

昆明:公租房擅自转租将被收回

本报讯(记者黄榆)近期,有市民反映有个别公租房承租人、房屋中介机构公然发布转租公租房的信息,为了遏制这种不法行为,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日前对外发布“关于举报转租公租房的倡议书”。

倡议书指出,根据《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,公租房承租人擅自转租已承租房屋的,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,记入个人住房保障诚信档案,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但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,5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;造成损失的,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经纪人员提供公租房出租、转租、出售等经纪业务的,依照有关规定责令限期改正,记入信用档案;对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;对房地产经纪机构,取消网上签约资格,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。

倡议书还提出,非法转租的次承租人将被清退,因转租造成的经济纠纷,与昆明市公租房公司无关,由此导致的损失将由承租人和次承租人自行承担。这意味着非法转租将面临赔钱退房,因此求租者一定要摸清房源信息,拒绝非法转租公租房。若想申请公租房,请登录“昆明安居网”,了解权威信息,通过合法合规渠道申请。

在不同于常人的世界里,在足球竞技的舞台上,他们向命运发出了顽强的呐喊

盲人足球队,在黑暗中奔跑

本报记者 赵航

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没有中国队的身影,但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,一支特殊的中国足球队站在了世界杯的赛场上。

6月18日,中国盲人足球队获得了盲足世界杯季军。这是中国盲人男足在盲人足球世界杯上取得的最好成绩。

与传统足球不同,盲人足球采取5人赛制,除守门员外,其余4名队员都是经医学鉴定视力一级残疾的盲人。根据比赛规定,他们必须佩戴多层眼罩,在黑暗中完成带球奔跑、过人、防守等全部动作。

在不同于常人的世界中,盲人们用一次次奔跑,向命运发出了顽强的呐喊。那么,盲人们为什么参加足球队?足球这项运动给他们带来了什么?盲人足球队的未来又在哪里?近日,《工人日报》记者对河北省盲人足球队进行了探访。

出路在哪里

今年6月底,在沈阳举办的全国残运会预选赛上,河北省盲人足球队队长侯立杰在与对手争抢足球过程中,摔了一个又一个跟头。

搁以前,这是他不敢想象的事儿。作为患有先天性白内障,右视力完全丧失,左眼仅剩余一点光感的盲人,家人格外注意对他的保护,从不让他磕着碰着。他打小出门都由家人牵着走,到了上学年纪,从家到学校200米路程,常人两分钟的路程,他要一步步挪上10分钟。

而由于看不清楚老师在黑板上的板书,他只得举手请示老师后,跑到讲台上仔细端详,记下要点后再跑回座位。这样的举动往往引得班上哄笑连连,课下更免不了被同学捉弄。“自信心全无,不敢与人交流,感觉十分孤独。”他走路总弓着腰,低着头,年纪轻轻,却像个老头。

小学毕业后,侯立杰便辍学在家,一待就是4年。他每天在床上躺着,死死地盯着天花

板,听了爸妈不少的叹息声,“得了这个病咋办?能治好不?治不好咋办……”

有人劝他父母认命,别让孩子在家闲着,抓紧去报个特殊教育班学一门盲人按摩的手艺,长大后好有碗饭吃。

和很多队友一样,侯立杰也抗争过。他曾在北京物流公司卸货打工,住在直起身子就顶到天花板的地下室里。吃大锅饭时,锅里是白菜大肥肉臊子,他眼睛看不到,捞不到肉,便蘸汤就着馒头吃。那段日子里,他总是问自己:“不去学盲人按摩,我还有出路吗?”

黑暗是竞技的舞台

2014年,河北省残联选拔残疾人运动员,侯立杰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名后,被现任河北省盲人足球队教练刘子龙相中,进入了足球队。

盲人足球比赛用球比正常足球要重,内部裹有铁皮,设有多个响铃。足球一滚动,响铃就碰撞铁皮发出声音。“在教练的指导下,尝试着碰了下球,感觉像在踢石头。眼前一片黑,别说踢球了,走动都不敢。”侯立杰说,尽管盲人们与足球的初次接触,大多算不上甜蜜,但踢着踢着就喜欢上了。

比赛中,球员需要不停在场上高喊“位、位、位……”,表明自己的站位。失去了直观的视觉判断,听声音辨方位就显得尤为重要。但正式比赛时人声嘈杂,盲人们的肢体协调性较差,发力时收不住劲,长期训练下来,队员们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着伤。

有一回,侯立杰在争抢中不慎把脚崴伤,经医院诊断为韧带拉伤,打了厚厚一层医用绷带,休息了1个多月才见好转;副队长周鹏涛曾在一次比赛中撞到了对方球员的额头,左边眉骨处缝针;球队后卫白胜朝脚底长满水泡,刚挑破的水泡上擦着药水,布满整个脚掌……

但这并没有影响队员们踢球的热情,对他们来说,足球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美好的东西,比如信心、视野、友情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自由。

白胜朝在队前很自卑。为了遮住自己的光头,他从小就戴着帽子,可入队后一个月就把帽子摘了。“自信

心变强了,不觉得戴帽子丢人了

呗。”踢球让他告别了过去的自己。侯立杰这些年随队征战,去过不少地方,开阔了眼界。“沈阳、福建、四川……我们县里的正常人都未必去过这些地方。”

周鹏涛入队前朋友很少,如今他多了7个兄弟。“球队就像家一样。”刚入队时,他不熟悉环境,每次出门,队长都会让他搭着肩膀在前面带路;练完后,脚抽筋,临近的球员就会摸索着走过来,给他按摩舒缓神经。

赛场上一同流过汗水、分享过喜悦与悲伤的队员们,已经习惯在场上呼喊对方的名字,用手找寻着彼此。

“眼前的黑暗曾让我本能地缩在一角,心里感到无限恐惧;如今戴上眼罩,眼前的黑暗却变成了我们竞技的舞台。”平日子,侯立杰摘下眼罩都不敢放肆地跑,可上了球场,有队友随时帮衬,有教练细心引导,他们彼此信任,就毫无保留了。

期盼花开

成立于2005年的河北省盲人足球队,是目前河北省仅有的一支盲足队,由河北省残联主管,代表河北参加全国性赛事。这支队伍曾在2007年和2011年两次获得全国亚军,但今年却止步于全国残运会预选赛八强。

“队员们比较年轻,还得多训练。”侯立杰虽然对成绩看得比较开,但这支昔日强队未来能走多远,他心里也没底。

2015年,河北盲足队进行了大换血,队里一度只剩下他一个人,后来教练多方奔走,慢慢地凑齐了现在的阵容。

“现在是根据比赛情况确定集训时长。”球队教练刘子龙说,现在的盲人足球队,一共有7名队员,都是邢台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。有的队员去年才刚入队,除了集训训练,他们更多的时间在学习盲人



教练刘子龙(右四)与河北省盲人足球队队员的合影。

受访者供图

按摩。集训多为封闭性训练,练球时间很容易跟学业产生冲突。

练球也会影响到队员的生计。加入球队后,侯立杰、周鹏涛经刘子龙推荐,也成了河北邢台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。今年是他们在学校里的最后一年,两人本已在北京找好了实习门店,但为了本次全国残运会选拔赛集训,特意请了一个月假,“损失了辛苦积攒的客源和一个月4000多元的工资”。

在足球队,每天只有50元的务工补贴。即便如此,大多数球员在接到征召时,都会选择回来踢球。“老板不准假的话,大不了我就换个地方接着干呗。”周鹏涛现在已经完全爱上了足球,走在路上,球瘾上来了还会踢几脚路边的小石子。

“毕业后各奔东西,特别舍不得队友。”他经常回来看看。

备战本次全国残运会选拔赛前夕,刘子龙发了一条朋友圈:“有些路,走下去,会很辛苦很累,但是不走会后悔。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——走着走着,花就开了。”

周鹏涛把原文转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里。

“你的花开了吗?”记者问道。“现在还是个花骨朵吧,等我们闯入全运会才算(开花)!”他的生活里,多了一个征战全运会的梦想。

200公里路程,每次往返5个多小时——

青岛一对80后夫妻坚持支教7年

本报记者 杨明清

本报通讯员 张琳艳

从山东青岛到山东诸城,200多公里的距离,往返需要5个多小时车程。青岛一对80后夫妻毕艺和何静每周拿出半天时间到诸城马耳山小学支教,一直坚持就是7年。

作为一名音乐老师,何静的高中声乐指导老师就在马耳山小学支教,偶然间,得知这所小学缺一个长期支教的音乐老师,何静就上了心。和老公毕艺商量后,两人一拍即合,决定夫妻组团一起去支教——何静教音乐,毕艺教足球。

毕艺是青岛市殡仪馆的一名整容师,工作是24小时轮班制。每周四上午10点左右,毕艺开车去何静单位接上她后,就往诸城开。等在诸城上完课后,他们4点半开始往回走,一般要到7点才能到家。

刚开始支教时,有些人认为他们是在作秀,是为了出名。何静说,他们接受采访只是为了帮助孩子们,希望更多人能关注到他们。

之前,毕艺的足球班上有个男孩叫丁仕鹏,他妈妈患有尿毒症,一个星期要做两次透析。本就贫寒的家庭很难负担得起高昂的医药费。何静和毕艺在一次采访中说了这事,很多好心人联系到他们,希望给这位妈妈捐款。现在,通过筹集到的捐款,丁仕鹏的妈妈已经做了换肾手术。

为了不耽误孩子上课,毕艺经常和同事换班,何静则放弃了下午给各个学校上课的机会。“没有人相信我们能坚持下来,因为以前也有志愿者去了两三次,就不去了。”毕艺说。

现在,夫妻俩经常带着女儿毕语萱去给学生们分糖果和蛋糕。正在上幼儿园小班的她,成了马耳山小学最小的志愿者。

“只要学校的孩子需要我们,我们就会做下去,我们两个做不动了,就让孩子继续去做。”何静说,“做好事是会上瘾的,要一直坚持下去。”

缴获作案手机230部,解除被骚扰号码8万余个,初步核实涉案金额500余万元——

安徽警方捣毁一“呼死你”黑色产业链

据新华社电(记者陈诺)“呼死你”,一种网络电话自动追呼系统,能对选定的电话号码进行强烈干扰,如今正成为犯罪分子牟利的工具。

记者日前从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了解到,当地警方成功摧毁一条从制作“呼死你”软件到使用、贩卖进而非法牟利的黑色产业链,抓获7名犯罪嫌疑人,缴获作案手机230部,电话卡3000余张,解除被骚扰号码8万余个,初步核实涉案金额500余万元。

2018年春节期间,合肥市多家餐饮连锁酒店报案称:店内订餐电话被“呼死你”软件“打爆”,严重影响饭店的正常经营,之后犯罪嫌疑人发送微信付款二维码到受害人手机,每部电话索要200元到

500元不等的赎金,饭店付款后订餐电话恢复正常。

合肥市公安局随即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。3月19日17时,犯罪嫌疑人刘某津在福州落网,其对自身利用“呼死你”软件进行敲诈勒索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。

专案组发现作案工具——“安卓云呼”软件危害巨大。警方立即对刘某津的上线人员进行抓捕,4月20日到5月9日,以黄某为核心的贩卖“安卓云呼”软件的4名中间层代理商悉数落网。随后,办案民警分赴湖南省张家界市、山东省淄博市将网站管理员刘某某和软件制作维护人员杨某森抓获。

至此,这个“呼死你”软件的黑色产业链被彻底

300余名法律援助助人、600余万元赔偿款……他用行动为弱势群体撑起一片蓝天——

“无手律师”的10年法援路

经过两年的漫长治疗,白志坚一家回到了杭锦旗。看到儿子残疾的身体,白志坚的父母决定为儿子讨一个说法。治疗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,请不起律师,官司一审败诉了。二审时,杭锦旗的田生良律师做他们的代理律师。官司打赢了,田律师却分文未收。在白志坚幼小的心里,田律师就好像是超人一般的存在,这让白志坚爱上了律师这个职业。

在医生的指导下,白志坚开始练习用脚写字。笔太细,一开始只能缠着纱布练习,皮磨破了就包扎好继续练。现在,白志坚用来写字的右脚脚趾已经变形,比正常的左脚趾长出很多。2008年,白志坚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杭锦旗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,成了一名法律工作者。2013年,白志坚考取了律师资格证,后来又担任了杭锦旗法律援助中心主任。

白志坚经常和同事一起讨论案情,希望可以

本报记者 李玉波

本报通讯员 范亚康

400余份法律文书、2000多次法律咨询、200余件法律援助案件、300余名法律援助助人、600余万元赔偿款……10年时间里,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的“无手律师”白志坚,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弱势群体撑起一片蓝天。

1994年,年仅8岁的白志坚在一次玩耍中不慎触碰了高压电当场昏迷,醒来后双手失去知觉。经过北京积水潭医院诊断,白志坚双手的内部组织已全部坏死,只能截肢。截肢、血管移植、植皮……白志坚一共经历了20多次手术,前臂几乎被切除。

当事人争取更多的利益。参加工作后,白志坚觉得用脚写字不合适,平时尽量用电脑工作避免写字,下班之后他不断尝试别的书写方法,一开始练习用过嘴,但仍不是很方便,无数次练习后,白志坚已经可以用断肢夹着笔写字了。

2016年9月,四川籍外来务工人员向某在工地干活时,因为操作机器失误,导致1名工友死亡。向某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依法逮捕。白志坚在承办该案后,通过依法辩护,向某获得了缓刑判决。向某被释放后,找到白志坚当面致谢,从口袋里掏出1000元钱,“尽管我家很穷,但我是真心实意想感谢你”。白志坚婉言谢绝了他。第二天,向某送来一面锦旗,表示自己开始对免费律师还心存疑虑,现在是打心眼儿里感激。

2016年8月,杭锦旗女孩刘原的父亲不幸遭遇

车祸,成为植物人。这一噩耗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遭遇灭顶之灾。看着家中残疾的母亲和躺在床上的父亲,正在读高三的刘原只能中断学业,用瘦弱的双肩扛起了这个家。同年10月,白志坚受理了刘原的法律援助案件。在积极奔走,白志坚为刘原拿到了先予执行的15万元救命钱。虽然刘原的父亲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,但无偿的法律援助减轻了家庭的负担,也给予了女孩温暖的心灵慰藉。在白志坚的努力下,刘原和母亲共得到赔偿款71万余元。

“遭遇车祸时,我也想过放弃,但是社会给我的关爱,让我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之火,也让我懂得了感恩。法律援助受理范围决定了当事人多为弱者,如果法律不为他们撑腰,谁来撑?”白志坚说。